



「撿拾之神」

吳捷

我家書不少，許多是白撿來的。
書沒人要了，丟在公共場所任人拿取，取走就是白撿。日語有句慣用語「捨てる神あれば拾う神あり」，直譯「有拋棄的神就有撿拾的神」，意為天無絕人之路，一道門在你面前關上了，一扇窗卻又為你開啟。從書的角度來看，命不該絕，有人丟棄就有人撿走，斯文不喪，得以繼續傳播知識。
白撿，有些「人棄我取」的緣分。原主人因各種緣故，把某本書輕易拋棄或忍痛割捨，因緣湊泊，偏偏被你及時看到了，而你那時正巧喜歡或需要這類書，於是成了撿拾之神，天時地利人和俱備，書就歡天喜地隨你回家了。消毒、拂拭，再包上書衣，它就真正屬於你了。經年累月，讀書的興趣改變，或遇搬家、離職之類事，你又成了捨棄之神，一批書再次散入大荒，等待有緣人。
戰亂前後，多數人為生計所迫，囊中羞澀，沒人要的書籍成車送往造紙廠化作紙漿。此時從造紙廠撿書，屬於搶救性質。黃裳《幾種版畫書》回憶，上世紀50年代初，江蘇各地藏書大量流入上海，正當書市寂寞時，書店無力收購，全部落入造紙廠。黃裳建議在化漿前加以揀選，自己則託人跑去紙廠撿書，但紙廠怕麻煩，只打開兩三包就不許再拆。鍾叔河《買舊書》則說，解放後「土改」，地主家的書無人問津，集中運去紙廠。長沙街頭小販，擔頭掛起一本線裝書，一頁頁撕下給顧客包油條或蔥油粑粑，是早晨常見的風景。這原是搜撿舊書的大好時機，想來當時有心無力者亦不少吧。
我有幸，未經喪亂，喜歡書，撿着玩而已。因為一直未離高校，多年來從院系教學樓

內白撿過不少好書。教師退休、離職，辦公室的書懶得搬回家，常會放到走廊等處任取。研究生時代，我撿過《朝日新聞》上世紀60年代合訂本數冊，單是看看報紙老廣告的圖片就趣味無窮。這些書搬家時送人了，只留一本有作者杉田敏簽名的《和洋小咄笑之接點：A Crossroads of Humor》，朝日晚報社一九八一年第一版，是日本笑話的研究與英譯；還有一冊明仁天皇夫婦的和歌英譯選集《Tomoshibi》（燈火），紐約及東京Weatherhill一九九一年第一版，書末付和歌日語原文、斷句及注音。我的研究領域與之無關，只因對日本感興趣，亦通日語，兼以二書裝幀清爽精美，保存至今。
工作後撿過五花八門的書。譬如八百多頁銅版紙印刷、插圖一千一百餘幀的《藝術史》；本州常見鳥類觀察指南，美國園藝協會出版的四季植物圖鑒，二者皆普通字典大小，便於攜帶參考；Mary Kingsley的遊記《Travels in West Africa》，一介女流去非洲獨自旅行，在維多利亞時代是絕對的驚世駭俗。某日見一堆貼着「Free」的舊書上，赫然是《Le Petit Prince》。雖四周無人，扔一把搶到手中。一九四六年波士頓出版，精裝外殼已霉舊不堪，裏面的書頁倒是乾乾淨淨的，難怪英諺云「Never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」——勿以貌取書（或人）。因是面向師生的「教育版」，前言詳瞻，書末還附有註釋和法英對照詞彙表。讀研究生時必須學法語，我購買過世界圖書出版公司的法漢對照《小王子》。經多年三心二意的努力，如今我的法語閱讀能力成功停留在《小王子》。這本撿到的舊版《小王子》，當然與我雙



雙把家還了。
猶記某年在辦公室附近，撿得窪田般彌一九六八年譯《地底旅行》一冊，創元SF文庫一九九六年第三十刷，惜書衣已佚。儒勒·凡爾納科幻經典，現通譯《地心遊記》，我在中學時已購得楊憲益的中譯本。魯迅早年留學日本時，以文言章回小說體意譯此書及《月界旅行》，欲借小說普及科學精神：「我國說部，若言情談故刺時志怪者架棟汗牛，而獨於科學小說乃如麟角。故苟欲彌今日譯界之缺點，導中國人群以進行，必自科學小說始。」撿到窪田般彌譯本後約三年，偶見朝比奈弘治譯、岩波文庫一九九七年版《地底旅行》，孤零零伏在走廊一隅「Free」箱中。同一原作，不同出版社及譯者，誰是捨棄之神？雖為不解之謎，但二書已歸我這「撿拾之神」所有，如今並列架上，默訴奇緣。
高校之外，撿書的機會也很多。有些公共圖書館、公園和步行街，設有免費書架或書亭，規則是「取走一本，送來一本」，即架上

◀市民在吉林省圖書館前的「換書大集」挑選圖書。
新華社

亭中的書刊免費贈送，但必須同時放入一本書，如此庫存不致空竭，讀者也同時扮演「撿拾之神」和「捨棄之神」的雙重角色。當然，也會撞上無需貢獻、純粹白撿的機會。數月前從佛蒙特州去新罕布夏州，於二州交界處一小鎮下車採購。超市外長長一排書架，貼着「Free」標籤。匆匆一覽，無非園藝、手工、通俗小說之類。人在旅途，即便看中也無法一一帶走。忽然瞟見石黑一雄《The Remains of the Day》，一九九〇年藍登書屋旗下Vintage Books出的平裝本，紙張有些發黃，整體品相還不錯，關鍵是不大不沉，果斷收了。此書也許想不到，本來被拋棄的自己，在小鎮小店外風吹日曬，突然會陪一個撿拾之神跨州越境吧？
不過，這些經歷都還不算神奇。
數字時代，圖書館都嫌實體書刊狼狽累贅了。二〇〇九年，鄰郡圖書館清倉處理一九一〇至一九七九年全套《National Geographic》雜誌合訂本，網上貼出告示：免費贈送，先到先得。《國家地理》內容包羅萬象，以自然與人文地理為依託，綜合歷史、文學、天文、生物等多學科。專為收藏而出版的銅版紙精裝本，圖文並茂，每年上、下半年各一冊，嚴嚴整整，又高又帥。
猜一猜，誰是先到先得的「撿拾之神」？

165作品回望反法西斯征程

「人民必勝」中俄美術展再現烽火歲月

「人民必勝——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、蘇聯衛國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中俄美術作品展」正在吉林長春展出。該美術作品展，於9月30日起在長春美術館展出，展期長達兩個月，觀眾在預約後，可免費進館參觀。這場美術作品展，不僅是一次高水平的藝術展覽，更是跨越國界、致敬歷史的文化盛宴。

大公報記者 林凱

由文化和旅遊部、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共同主辦的「人民必勝——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美術作品展」繼月前在北京中國美術館展出後，該展的許多展品目前已移師長春繼續進行展出。

俄藝術家攜82作品參展

這次在長春的展覽，匯聚中俄兩國多位知名藝術家作品共165件。其中，中國藝術家作品83件，俄羅斯藝術家作品82件。
展廳內，一幅名為《勝利》的油畫前，總是聚集着凝神駐足的觀眾。這是俄羅斯藝術家亞歷山大·諾瓦謝洛夫的作品，畫面上，歡呼的人群、飄揚的旗幟、戰士眼中閃爍的淚光與希望，凝聚成歷史性的一刻。沒有宏大的戰爭場景，卻以勝利瞬間的複雜情感，揭示了和平的珍貴。這82件來自俄羅斯的藝術作品，如同82個歷史切片，從不同角度還原了蘇聯衛國戰爭的慘烈與堅韌。
瓦基姆·卡特扎耶夫的《戰爭路上》，勾勒出行軍路上的泥濘與疲憊，每一筆都浸透着戰爭的沉重。而尼基塔·門捷列夫采夫的《人民廣場蘇聯紅軍烈士紀念塔》，則聚焦吉林長春經典地標——人民廣場，畫中藍天白雲的紀念碑下，是永不熄滅的緬懷之火。
這些作品通過俄羅斯藝術家們的視角，補充



▲俄羅斯藝術家亞歷山大·諾瓦謝洛夫的作品《勝利》。



▲徐悲鴻的《戰馬》是展館內最引人注目的焦點之一。

了歐洲戰場景觀，讓觀者意識到，反法西斯戰爭是一場真正全球性的、休戚與共的鬥爭。

徐悲鴻《戰馬》領銜中國經典

徐悲鴻的《戰馬》展於本次展覽，作品創作於抗戰期間，以戰爭時代作為背景，畫面主體那匹戰馬，剛健昂揚、傲然挺立，折射出特殊歷史時期的時代氣質，是展館內最引人注目的焦點之一。
畫中那匹昂首屹立、鬃毛飛揚的駿馬，肌肉緊繃，目光如炬，彷彿隨時會踏破畫面，奔赴疆場。這不僅僅是一匹馬，它是民族精神的圖騰，是「哀鳴思戰鬥，迴立向蒼蒼」的不屈象徵。在抗戰的艱苦歲月裏，徐悲鴻筆下的戰馬，激勵了

無數國人奮起抗爭的勇氣。

與《戰馬》的激昂相呼應的，是一系列鐫刻着民族傷疤與抗爭意志的經典。唐一禾創作於烽火年代的《七七的號角》，以簡潔有力的構圖，描繪了宣傳隊員吹響號角、喚醒民眾的場景，充滿了動感和力量，是那個時代「藝術為抗戰服務」最直接的體現。李樺在20世紀30年代創作的版畫《怒吼吧，中國！》，以誇張扭曲的形體、充滿張力的線條，發出一個民族被壓迫至極限時的驚天怒吼，具有強烈的視覺衝擊力和革命號召力。趙奇的《「九一八」》，反映了日軍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，開始了蓄謀已久的侵華戰爭。



▲唐一禾創作於烽火年代的《七七的號角》。

中俄以畫為橋 共繪抗戰史詩

這場美術作品展展廳之中匯聚了中俄兩國頂尖藝術力量的創作成果，收錄了眾多承載着歷史記憶的經典名作。
記者看到一次精心的策展對話，讓中俄兩國的歷史敘事在同一個空間裏交織、碰撞與融合。當中國的《七七的號角》遇上俄羅斯的《戰爭路上》，觀眾看到的是不同戰場上的同一種緊迫；當《楊靖宇將軍》與《勝利》的紅旗遙相呼應，人們感受到的是跨越地域的同樣信念——正義終將戰勝邪惡。
在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的特殊時刻，這場展覽重申着「人民必勝」的真理。它告訴我們，無論時代如何變遷，歷史的真相不容篡改，人民的偉力不容忽視，和平的價值不容褻瀆。



◀展廳一角。
大公報記者林凱攝

徐冰「英文方塊字書法教室」移師油街實現



▲位於油街玻璃屋一樓的英文方塊字書法教室。

油街實現是一個位於北角社區的藝術空間。徐冰以兩層高的油街玻璃屋作為展覽場地，充分利用其通透的設計，讓途人可望到展廳內的情況，吸引他們走進課室認識英文方塊字。同時，觀眾從展廳也可以看到室外，拉近與社區的距離，使藝術和社群連結起來。
油街玻璃屋一樓的書法教室內備有香港版《英文方塊字書法入門》教科書，外觀設計參照了本地學生常用的練習簿，內容涵蓋香港日常生活用語、問候語、俗語、諺語，以至港式食物等。參觀者可用毛筆和習字帖，學習和書寫「香港特別版」英文方塊字。同場設有互動裝置，觀眾能利用電腦互動程式組合資料庫中的字法作品。展覽期間亦會舉辦英文方塊字印章雕刻和扇面設計工作坊，讓觀眾從多角度感受學習英文方塊字的樂趣。
有關展覽和特備節目詳情，可瀏覽網頁 www.apo.hk/tc/webapo/xb_oil.html。

【大公報訊】油街實現藝術空間即日起至明年1月11日推出國際知名藝術家徐冰的「想東想西——英文方塊字書法移動教室」展覽。位於油街玻璃屋的展廳空間化身成教室，配合特別編製的教科書，邀請觀眾學習和書寫「香港版」英文方塊字書法。展覽早前於香港藝術館展出，現移師至油街實現。展覽免費入場。
徐冰是國際公認最具創造力和影響力的當代藝術家之一，融合中西文化書寫方式的《英文方塊字書法》是其代表作之一。徐冰自去年3月起擔任香港文化推廣大使，於今年初推出上述展覽，為其首個委約藝術項目。
油街實現是一個位於北角社區的藝術空間。徐冰以兩層高的油街玻璃屋作為展覽場地，充分利用其通透的設計，讓途人可望到展廳內的情況，吸引他們走進課室認識英文方塊字。同時，觀眾從展廳也可以看到室外，拉近與社區的距離，使藝術和社群連結起來。